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陳健夫 著

大東書局印行

1946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陳健夫 著

大東書局印行

1946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定價國幣一千八百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者 陳 建 夫

發行人 陶 百 川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本 所
印 翻 准 小

美民族之存亡盛衰，繫乎民族之文化與夫民族之精神。凡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發揚其民族之精神者，其國恆不亡。苟不然，暴棄其文化，毀滅其精神，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此大源大本，民族國家命脈之所在。可不慎乎？譬夫江河之水，其源足者，奔瀉萬里，沛然莫禦；其源虛者，竭其所有，不足以濡水草；罄其所流，不能以通巨川。將不洎朝而息滅以亡矣。觀乎此，可知夫天地萬物存亡盛衰之理矣。今以民族國家之大，其強非可倖而致，其衰亡者，亦有所自。豈偶然哉！我中華民族奮其自強之機，生生不息，於今且五千年矣。非本固源盛，曷克臻此？竊考我民族之文化，其深也如萬丈之淵，莫測其底；其淺也如釜中之水，瞭然可見。語其淺也，芻蕘可明其道；究其極也，雖聖賢不能盡其微。此我民族文化之所以偉大也。考諸近古，其能深明我民族文化，發揚我民族精神者莫如陽明先生。自先生之學創，始發天下之至公，揭天下之至明，釋天下之大惑。其言簡當平實，有本有源，使我民族文化重昭天日，民族精神發揮光大。如日月之燦然而無所不照。值茲非常國難之日，我民族慘遭寇劫，大好河山，頓然變色，顧有史以來，未有危殆甚於今日者！審其所以致之者，又豈無因？吾人當求其源，察其本。夫今之人，競尚虛詐，爭逐名利。亡其本心，棄其道義。本末異置，內外不一。風俗之頹靡，誠無踰於今日者！今也，民族文化摧殘殆盡，民族精神

墮落已極，當是時也，欲求得治以拯艱危，必也振本固源，轉移民族風氣，而後可以有爲也。陽明先生一生學問事功，其所致力處皆在是，其所昭示吾人者無不足資矜式。惜乎後之人不察，誤以先生之學爲理想，爲心學，因遂廢置不行，而無人問徑焉。健夫研究斯學且數年矣，深悟斯學足以發人深省，振本固源，拯危救難，無不具足。其實用之廣，其精神之偉，誠有驚人者，全面抗戰軍興之始，健夫即效命疆場，轉戰三月，益得體悟斯學之精奧。深信我民族之危機不在武力之後人，而在民族文化之衰敗與夫民族精神之頹喪。今也欲圖挽救危亡，完成民族使命，非從大源大本處着手，鮮克有濟。健夫於是亟程歸里，將舊稿收集，殫力研討。朝夕從事，兩月之期，得以竟成。健夫斯作，非敢炫耀當世，但貢一得之見，庶竭愚忱。我民族倘因此而遂覺醒，奮力自拔，固民族國家之幸，個人亦將引爲大幸。惟以時間倉卒，斟酌有所未盡，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覽是書者不吝賜教，無任感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謹序於倭寇威脅下之故鄉茅舍

陳健夫識

再版序

這本書寫於抗戰之前，完成於抗戰之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在武漢自印壹千本，分送朋友。轉眼之間即已七年了。朋友們常常問到這本書，我自己連年奔走戰區，手中早沒有這本書了，我好像遊子懷念故鄉一樣，時時惦念着他。這回費了很大的事，在梁均默先生書房內，才找回來一本，我很興奮的一氣把它讀完了，不免增加一番感想，我想趁此機會一吐為快。

現代中國人士對陽明學說認識最真而又極端推崇他的，當以總裁為第一人，受陽明學說影響最深而得力最大的，也以總裁為第一人。總裁在他「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一文中嘗自述：「……再就本團長個人的哲學思想來講，我最初就很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心傳。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最喜歡讀的第一本書就是鄒容的革命軍人，第二部書就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部書就是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第一本書是啓發民族大義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第二部書是闡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學作業的根本，第三部書是貫注我民族思想的精神。」由此可知，總裁一生學問事業受王陽明學說之影響之巨。至於王陽明學說究竟對於今天的中國是不是還存在着一種偉大的價值，陽明學說與孫文學說是不是衝突，很多人對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很確實的認識，因而將陽明學說忽視了，遂令這一偉大學說，雖到今天，中國文化界還沒有把他介紹，把他發揚，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損失！獨有

總裁對這兩個問題認識最真，而解釋得最透澈，最精闢。他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文中說得很詳盡，他說：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什麼出入異同呢？這是在講致良知之先應該要深切了解的。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總理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然而我們總理以為這知行合一的學說，還不能補救中國人心之弊，而且這個學說結果還是難易顛倒，更不能恢復我們中國固有精神，所以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來啓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

說到這裏，我有一句重要的話先要說明的，就是我以爲總理反對知行合一的哲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王陽明時代與現在時代完全不同之故。如果按照當時明代的環境來說，王陽明能發明這個哲學實在是於我們中國哲學思想不能不說他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至於我今天所講的致良知的道理，如果我們不像從前讀書人只讀孔書一樣，而能夠將這個哲學來應用得法，並且能夠理解良知之知爲內在的生而知之的知，而不是總理所指的知難的外求的困而知之的知，那這致良知三個字就與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心法不會衝突了。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王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

，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難」的錯誤觀念，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這就是大學的道理，也就是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

我們讀過上面總裁所講的話，就可以了然於王陽明學說在學術上確有他不朽的價值，而對今天的中國也有他巨大的影響。王陽明先生與總理同是中國民族的大醫師，他們所處的時代雖不同，所得的見解雖各有不同，而他們的出發點與目的是一樣的。兩種學說的內容是可以融會貫通的。明白的說，這兩種學說的精神是一貫的，都是要補偏救弊，挽救民族的危機。所以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人要想真真認識總理學說，還應該將陽明學說研究一番，才可以融會貫通，明瞭這個大道理。

王陽明先生不僅在學說上立了不朽之作，就是在事業上也有他精深獨到之處，世人往往因他的學說之著名而淹沒了他的事業之偉大，其實陽明先生在事功上的表現是非常驚人的，比如他以學者身份却統率大兵，先後剿滅廣西江西的匪患，平定宸濠的叛亂；對邊疆，對農村，還有許多的新建設，與新見解。陽明先生對國家的各方面都有一番真知灼見，無不切中時弊，言之入微。可見陽明先生確是文武兼資的第一等人才。像這末一個偉大人物的學說與事功實在不容淹沒無聞，值茲社會風氣亟待振作，國家建設正待進行的今日，我們應該將它闡揚介紹，這是我決定將這本書再版的動機。

此書之出版願感謝張文伯祝秀俠二兄，張先生很仔細的將全書看過，一一標點，而且準備為我再版，但因限於經費而罷，最後他還主張，分為幾個單篇在中央周刊發表。後來遇見

祝先生，談及此書，他非常同情，而且極力主張再版，像張祝二先生這種道義熱腸，實在不可多得，這或者就是這本書里所說的「陽明精神」吧！

民國卅四年七月七日抗戰八周年紀念日於渝知行學社

目錄

自序

再版序

第一章

陽明學說的淵源

一 陽明學說創立的經過

二 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

三 陽明學說的時代背景

四 陽明的認識力與創造力

五 結論

第二章

陽明學說的中心

一 陽明學說的四大基本

二 心即理

三 致良知

四 知行合一

五 萬物一體

六 陽明學說與中國文化

第三章 陽明的人生哲學

一 人性論

二 人生論

三 行為論

四 實踐論

第四章 陽明的事功

一 治國方針

二 治邊方略

三 鄉村建設

四 結論

第一章 陽明學說的淵源

陽明學說創立的經過

我們要明瞭陽明學說的源流，首先應該知道陽明創立學說的詳細經過。這對於我們全部的認識上，大有幫助的。陽明創立他的學說，可以分爲下面幾個時期來講：

(一) 思想的苦悶 陽明的天才發露很早，年幼的時候對於社會就有種敏銳的感覺，他八歲就好佛老之說，十一歲賦詩金山寺，十五歲出塞遠遊，已充分表現他的特殊秉賦的天才。年歲稍長，目覩天下國家大勢，慨然以天下大事爲己任。陽明秉性豪爽，抱負極大，有任俠氣尚，兼習各種兵法戰術，初時學習武藝，騎馬射箭，無一不精，真是「年少不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志向很大，意識又強，常常有完成自己志願的雄心。滿肚子聖賢豪傑的思想，以爲一手就可轉移天下國家大勢。就在這個時期，我們可以發現他思想的苦悶，既慕聖賢，又學豪傑，究竟找不着一定的方法，確定的路線去努力實幹。可是，陽明的抱負志願，由來已非一朝一夕，認之甚清，而持之最堅，儘管在苦悶中打出路，在黑暗中摸索，他是斷斷不能放棄胸中大志的。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認清。陽明既然是下了這末大的一個決心，一心想做個聖賢，於是不得不去研究宋儒格物之學，費了很大的功夫去窮研討究，畢竟尋不着一些頭腦處。陽明嘗自述道：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會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種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傳習錄卷三）

陽明得到這個教訓以後，不得已只好放棄這個企圖，跟着一般醜俗學子一樣去學習辭章之學，以爲文章名世，不難震驚世界，運轉天下。廿八歲的那年進士及第，畢竟能一舉成名，觀政工部，措身仕途。從此，陽明便想用政治地位去發展自己抱負，可是事實上却大相逕背，受着在朝大臣層層的壓制，毫不能自由發展，至此陽明的思想發生極端的苦悶。聖賢之學既不易，政治之途又不通，難道就此做一官半職放下大志不幹麼？就這樣死心蹋地屈服在環境之下麼？這在一個平常的人是沒有什麼不可以，陽明却萬萬不能的。陽明於是又別尋道路，精習道佛，九華求道，築室陽明，化的精神真不少，因此大有成就。三十四歲回京任兵部主事，却又將一切學佛成仙，辭章學問的念頭打銷，去專研理學。這時候陽明已覺察到當時俗儒不求根本的大誤，貽誤天下大事。所謂仕子，大都是溺於詞章記誦的書呆子，絕不講人身心學問。陽明認定這種情形長此發展下去，將貽害無窮，於是中心存了一個絕大而不

得解決的問題。卽是如何轉移這種風氣。病在何處？如何着手？陽明雖有所省悟；但仍是一茫無所入的。這時期的陽明已由苦悶中漸漸發現了出路的綫索，但仍未確實的找着思想

的歸宿。

這種思想苦悶的原因，陽明自己也很明白，但在當時實無法可以解除這種苦悶的，陽明在其所作朱子晚年定論中自述云：

「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癯，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得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

我們略將這段自述審思，便可以想像到當時陽明思想苦悶的程度。陽明具有毅力與智慧，自然不會長此在苦悶中討生活，更不會就此放棄偉大的前途。因此，陽明發創的光明便將開展在我們之前。

（二）學說的發創 有黑暗才有光明，經困苦才有成就。這原是一個自然律，人們不能加以否認的。陽明生平大志久懷胸中，學佛求道，「茫無可入」「依違往返」，這應該是人如何苦悶的時期呵！又值朝政不修，學術不明，陽明最後雖稍悟學問大本，想排除俗儒習見；但陽明終於是被大疑問包圍了，不能突圍而出。三十七歲那年竟因上疏救戴銑 謫官爲龍場驛丞，陽明放逐貴州，明明是叫他上絕路。田蒙齋黔書云：「余嘗考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者，或投畀於蠻鄉，或竄流於海外，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非人所居，尤瘴癘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壤於柳，播之版圖，則半隸於黔」。前途險象，可怕如此，可是陽明並不因此而灰心，險夷得失，毫無所動，處之泰然。試讀他途中一詩，便可見他對此次放逐的態度

與氣魄：

「險夷原不滯胸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

「月明飛錫下天風」

陽明歷千辛萬苦到了蛇虺蝮蠱、蠱毒瘴癘的龍場上任，做個小小的驛丞，無名可圖，無利可求，還時刻在危險中過活。假如不是具有偉大的意識與堅卓的毅力，他是沒有方法可以生存下去的，更不會發創什麼學說。可是一個有抱負有修養的偉人，他是愈困苦難艱愈能刻苦奮鬥，愈孤立無援愈能獨立競存。因此，他們的成就爲常人所不及，而他們的困苦也爲常人所不能忍。陽明的偉大發創就在此時。物質生活雖感着苦痛，可是精神上，他的思想已大放光明，已得到歸宿。不再如前時之苦悶徬徨。年譜中載：「夷人鵠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土樹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賅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陽明處此艱苦環境中體悟了聖人大道，發創了格物致知，心即理的偉大學說，後來又覺察到學問的工夫，最重實行，不在空談，倡知行合一說。至此，橫互胸中卅餘年的一個大問題，頃刻開朗，雲消雨散了。陽明於是與高采烈的高

歌：

「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謬矣三十年，於今吾始悔！」這樣實在奠定了陽明一生事業學問的基礎。故田蒙齋黔書說：「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學也。」由此可知陽明謫官三年的成就是如何偉大呵！陽明自己對於這種成就，很坦白的加以承認，而且肯定的確證他的學說的正確性，已非過去學佛學道時的「且信且疑」的態度。試看下列的自白可以明白：

「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傳習錄一）

「……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然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傳習錄）

（三）學說的完成 陽明踱過了漫漫苦悶的長夜，受盡了苦難的磨折，達到光明之境，已尋覓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昔時偉大抱負，從此不難發展。於是終日孜孜的窮研學問，遇事體驗。陽明學說因此遠近聞名，風傳全國。但我們要知道陽明的學說是由苦學與力行中得來，他的磨門一天不停止。則他的學說的進步也一天不會自停的。謫官三年後，調升廬陵縣知縣，這未始不是他實驗學問的好機會。年譜上說「先生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以開導人心爲

本，一滿甘泉（又名若水，陽明的道友）又說：「陽明在廬陵臥治六月，百務俱理。」這都是陽明實驗自己學說的成效。學問與事業打成一片，原是陽明生平用力的地方。當時一般學子（陽明尊稱他們爲後儒）尙詞章記誦，學問都不能適用到事業上，不知埋沒多少的人才。這是陽明所最反對的。因此陽明身體力行，要挽士林敗風，轉移天下風氣。凡其政令所及的地方，無不風化，而他的學說，也一天天的光大。三十九歲那年，劉瑾被誅，政府召陽明入京覲見，調任南京刑部。自是以後，陽明在社會上的信仰逐漸增高，自己的學問更有進步。四方學者都絡繹而來，拜師門下。陽明自己也孜孜勤學，一刻不怠。嘗致書諸用明說：「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常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斂，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勢有所不容已也。」這樣努力的結果，自然大有進展。因此，數年之間，竟能以一書生身分統領大兵，巡撫南贛，平定寇患，討平叛逆，陽明雖自認「將略平生非所長」，「強所不能儒作將」（詩集），可是親提戎馬，輾轉江右，累建奇功。這真是他生平學問的效驗處。同時陽明學問最大的成就，也就在這個時期。因爲征平宸濠以後，受奸黨忠泰的陷害。種種容忍，曲全大局，功績雖大，但日處於讒謗中，危機四伏，在這種情況中，他大大的澈悟了「良知」的功效。「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年譜）他認爲這是人羣的至寶，亦是聖賢的門徑。自認「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詩集）爲生平第一快樂事。因爲「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錢德洪大學問案語）陽明倡良知說自此始。整個陽明學